

邢恕永州摩崖题刻考

张京华

(湖南科技学院 濂溪研究所,湖南 永州 425100)

【摘要】邢恕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理学人物,二程弟子,郑州原武人,元祐年间贬谪永州。《全宋诗》收录其诗作共10首,其中6首作于湖南永州,此外又有散文1篇,题名7通,也作于永州,部分石刻真迹保留至今。本文即以永州所见摩崖石刻,参以方志,对邢恕所作石刻作一汇考,冀补史阙。

【关键词】邢恕; 二程弟子; 摩崖石刻; 地方志; 永州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22 【文献标识码】A 【文章编号】1673-0755(2010)06-0090-06

邢恕字和叔,郑州原武(今河南原阳)人。二程弟子,进士,历官起居舍人、吏部尚书兼侍读、御史中丞、知汝州、知应天府、知南安军、龙图阁学士、显谟阁待制。邢恕与永州关系密切。早在南宋,祝穆《方輿胜览》已将邢恕列入“永州人物”之中,并以“谪永州,丞相刘莘老有《答恕书》云:‘永州佳处,第往以俟休复’”充为文学典故。近人柯昌泗《语石异同评》卷二曾说:“宋人题名,最先著录,莫先于湖南一省。”“北宋迁谪名流,大半途出湖南。”而清叶昌炽《语石》卷八则特别提到:“邢和叔、张天觉、曾子宣,皆以热中比匪,虽蒙恶名,要非枵机奇巧,无从湔洗,况翰墨之妙,不减苏、黄诸公乎?零陵之朝阳、华严两岩皆有邢恕题名,朝阳岩一通与河东安惇处厚同游。……摩崖磊磊,风流好事,可见一斑。”近年整理出版的《全宋诗》收录邢恕诗10首,其第五首《酬魏少府侍直史馆》为误收北朝邢邵之作,第九首《朝阳岩绝句》实为2首,四韵残句误漏1句,5句亦不宜合为1首,而编次亦多误。这些诗作除一首出邵雍《伊川击壤集》所附,其余均出自金石志与地方志,而金石志与地方志的来源皆为石刻,其中6首均作于湖南永州,3首诗刻至今保存完好。邢恕的摩崖题刻,据笔者细为搜检共8处,除早年嵩阳宫1处之外,其余7处均在永州。邢恕还有一篇140余字的完整小品散文《小隐洞记》,为保留至今的惟一一篇文学作品,也作于永州。

兹搜检邢恕永州摩崖题刻,或尚存,或已毁,共得十四通,考释如次。

一 元祐七年九月二十日 火星岩题名 仅存拓本

程敏叔、刘资明、邢和叔元祐七年九月二十日自朝阳洞

过此试茶。

邢恕贬永州的时间,史书与方志记载不同。史书记载为元祐四年,《宋会要辑稿》职官六七之二:“元祐四年,蔡确败,邢恕贬永州监仓。”《续资治通鉴》卷八十一,元祐四年五月:“诏直龙图阁邢恕,候服阙日落职,授承议郎、监永州盐酒税。”但方志所载在元祐七年。康熙三十三年《永州府志·职官表》:“元祐七年邢恕以参军监酒税。”徵诸石刻,邢恕在永州的题刻已知有14处,石刻中的最早纪年是元祐七年九月,其次为八年三月、四月,最后为九年(绍圣元年)正月。恰是三年服阙也。

程敏叔,即程博文,字敏叔。鄱阳人,又称乐平人(鄱阳、乐平宋代均属饶州鄱阳郡)。时任湖南提刑转运使,后官至司农少卿。卞宝第等光绪十一年重刊《湖南通志》卷二百七十《艺文·金石》有《宋程博文等石鼓山题名》:“鄱阳程博文敏叔行部湘东阳若政□□洪世范天颺,同登合江亭,游西溪,遂行。元祐九年十月。”《通志》作者谓:“案旧志朝阳岩题名云鄱阳程博文敏叔书,此名博文,未详孰是。又据行部湘东一语,敏叔必官湖南提刑转运者。惜职官失载,无可考。”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八五《朝阳岩题刻廿四段·程博文等题名》:“《通志·职官》刘蒙知永州,不详里贯,此署临川,可以补之。邢恕,《监酒志》云阳武人,阳盖原字之误,当校正之。程博文,不见于《官志》。壬申为元祐七年。又案《闽书》,程博文,乐平人,元丰间知州事,政尚宽平,以僧牒募民凿黠淡之险,行舟无患,历官司农少卿,当即此题名之人,此刻在元祐,当是自闽易湘者,其称司农者,最后之官阶也。”今按邢恕、程博文等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朝阳岩题刻

【收稿日期】2010-10-18

【作者简介】2010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湖南地方文献与摩崖石刻专题研究”资助;2010年度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“石刻上的文学史:唐宋文人在永州的仕宦游历与诗文题记”资助。

【作者简介】张京华(1962-),男,北京市人,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教授。

尚存(详见下文),字大完好,确作“博”字。

刘资明,即刘蒙,字资明。临川人,时以左朝奉大夫知永州军州事,元祐二年任,见康熙四年《永州府志》卷四永州府历代官属表。

刘蒙与邢恕往来频繁,方志所载另有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刘蒙和邢恕同游朝阳洞的题刻,同日刘蒙、邢恕和安惇同游朝阳洞题刻二通,元祐八年三月八日刘蒙、邢恕、卢约陪同孙览同游朝阳岩的题刻,元祐八年四月十一日刘蒙、邢恕、周玠、阮之武同游沧洲亭、朝阳洞、火星岩的题刻,元祐九年(绍圣元年)正月初五日刘蒙、阮之武、邢恕同游华严岩的题刻等,共7通之多,部分题刻保留至今。

火星岩,又称德星岩,岩上旧有火星观,供奉火德星君。其址当在旧日群玉山之一峰,邻近朝阳洞而居其上。弘治《永州府志》卷二:“在县西,即群玉山之岩。石壁所镌先贤题识高下鳞次,穷日之力乃能尽阅。”康熙三十三年《永州府志》卷八《山川》:“火星岩,易三接曰:‘亦是群玉之所为,在朝阳岩之上。众石林立,白云集之,生人隐思矣。石上多镌宋人题识。太守唐有怀荆川之爻也,易其名曰德星岩。’”按永州另有一火星观,在旧城南县治西,见康熙三十三年《永州府志》卷二十四《寺观》。

所言群玉山,当在今朝阳岩一带,主峰在朝阳岩南数百米,山岩延伸至潇水之中。据土著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村民炸山烧制石灰,群玉山已夷为平地。康熙三十三年《永州府志》称:“群玉山:西河二里,巨竹萧森,古木樛曲,怪石万状,地势清幽,奇甲一郡。”

朝阳洞,又称朝阳岩(南方称山洞、洞穴为岩),又称西岩。洞有泉水流出,故又称为流香洞。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:“朝阳岩在零陵县南二里,下临湘江。旧云道州刺史元结以地高而东其门,故以朝阳名之,今所刻记犹在岩下。有洞石,洞自中出,流入湘江。亭台凡十六所,自唐迄今,名贤留题,皆饒于石。”《湖广通志》卷十一《永州府·零陵县》:“朝阳岩在城西潇水之浒,岩有洞名流香洞,唐元结以岩东向,遂名朝阳,且为之铭。”康熙三十三年《永州府志》:“在城西潇湘之浒,岩有洞,洞水流,入潇江。元结维舟岩下,以其地高而东向,遂名朝阳,一名流香洞。”今仅存半山亭一座。旧多摩崖石刻,今存者一百余通。

此刻民国学者尚得亲见,惟字迹有水泐。民国二十年补刊光绪《零陵县志》卷十四《艺文·金石》火星岩《程敏叔题名》引宗绩辰《留云龕金石审》:“右行楷书,七行。在火星岩,字已蚀损。”引宗稷辰《永州府志》云:“岩侧昔有火星观,故可品茶,今则荒烟颓石,游迹罕到矣。”

今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墨本,当是清代或民国所拓。

二 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朝阳岩题名 石刻尚存

元祐壬申季秋庚子日同临川刘蒙资明、原武邢恕和叔来游朝阳洞,鄱阳程博文敏叔书。

壬申为元祐七年,此年十月庚戌朔,故庚子为二十一日。

此刻为程博文书,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引《留云龕金石审》谓“正书五行,字径数寸”。时间即上刻元祐七年九月二

十日之次日,朝阳洞亦与火星岩相邻,且前日游火星岩已经过朝阳洞,足见当时游观之频。程博文固为长官按部巡行,或者邢恕亦尚有“朝官”来历,又加甫到永州耳。

三 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朝阳岩题名 石刻尚存

临川刘蒙资明、原武邢恕和叔、河东安惇处厚,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一日,泛舟渡江,同游朝阳岩。

安惇,字处厚,广安军人。上舍及第,调成都府教授,擢监察御史。哲宗初司马光主国政,罢为利州路转运判官,历夔州、湖北、江东三路。蔡京为相,复拜工部侍郎、兵部尚书。崇宁初,同知枢密院。绍圣初,章惇、蔡卞得政,召为国子司业,三迁谏议大夫,穷治元祐党人,以司马光、刘摯、梁燾、吕大防等为大逆不道,死有余责。”迁御史中丞。蔡京为相,复拜工部侍郎、兵部尚书。崇宁初,同知枢密院。与蔡确、吴处厚、邢恕、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同在《奸臣传》,故知邢恕、安惇二人当有政见相近、利益相通之处。不过在元祐八年哲宗亲政以前,二人权力皆未炽,而必有其声气相投之一面。特别是安惇何以会来永州,史书缺载,其居官与外任旅途均与永州无关,而其在永州与邢恕同游朝阳洞的另外一通题刻(详见下文)又恰磨泐了“□行经零陵”句中关键的一字,因而无从得知确解。笔者猜测,安惇此次来永州也可能是专程走访邢恕的。

王昶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三四《零陵县朝阳岩题名六段》云:“邢恕……再责监永州酒,此题即监酒时也。……安惇亦见《奸臣传》,字处厚,广安军人。上舍及第,调成都府教授,擢监察御史,哲宗初罢为利州路转运判官,历夔州、湖北、江东三路。是在元祐中未尝官永州,不知何以得与邢恕同游,或者尝官于此而史脱略耳。”

民国二十年补刊光绪《零陵县志》卷十四《艺文·金石·朝阳岩》引《潜掣堂金石文跋尾》云:“惇西蜀名士,东坡送诗有‘旧书不厌百回读,熟读深思子自知’之句,当亦矫矫自好者。……惇一人枢府,恕谨终侍从,生前所得几何,乃令后人见其姓名诟骂不置,小人之无忌惮,可恶亦可悲也。……惇不知何由至永,尝考惇广安军人,而自署河东,盖举郡望而言。恕自题原武,而史作阳武,恐是史误。”按邢恕里籍,《宋史》本传作郑州阳武,摩崖石刻皆自署原武人。《宋史·地理志》阳武在开封府境内,原武在郑州荥阳郡境内,熙宁五年以原武县为镇入阳武,《宋史》不误。

此刻为邢恕真迹,石刻尚存,完好如新。题名在其《独游偶题》绝句右侧,绝句用笔柔婉圆润,此刻则略感刚硬峻秀。其书法光绪《零陵县志》卷十四引《留云龕金石审》谓:“行书轻逸,盖恕笔也。”

四 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朝阳洞题名 石刻不存,拓本未见

河东安惇处厚□行经零陵□□,临川刘蒙资明,原武邢恕和叔,同□□□朝阳□(下缺一行半)时元祐□□秋九月二十一日□□□。

此刻与前刻同时,题名三人亦同。惟三人排名次序不同,书者姓名亦磨泐。按此刻以安惇在先,又述其来此缘由

为“口行经零陵”,或许出于安惇手笔。

又此刻自谓“同口口口朝阳口”,当是朝阳岩题名。但诸书著录则称其在群玉山,民国二十年补刊光绪《零陵县志》卷十四《艺文·金石·群玉山》“安惇等题名”引《留云龕金石审》云:“右正书九行,在拱秀亭侧,字已剥蚀殆尽,约略可辨。”拱秀亭,不详所在。

此刻民国尚在,今当已随群玉山被毁。清陆增祥未见拓本,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九四《群玉山·群玉亭》云:“右群玉山题刻十段,据《永州府志》所载,尚有元祐间安惇等题名一刻,未得拓本。”今亦未见旧拓。

五 元祐八年三月八日 朝阳岩题名 石刻尚存

高邮孙览传师自桂林移庆阳,同临川刘蒙咨明、原武邢恕和叔、永丰卢约潜礼游朝阳岩。时咨明守零陵。元祐癸酉三月八日。

癸酉为元祐八年。

孙览,字传师,高邮人,治平中举进士,曾任桂林郡守。《宋史》卷三四四有传,载其曾为河东、河北转运副使,加直龙图阁,历知河中应天府、江淮发运使。进宝文阁待制,由桂徙广。又改渭州,知开封府,拜户部侍郎,多立边功。议论多触执政,屡遭劾削。庆阳在今甘肃境内,北宋为庆阳府安化郡,邻近西夏。自桂林至庆阳,故须顺潇湘而下,路经永州。

卢约,字潜礼,永丰人。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九十有元符二年《卢约等题名》,作“上饶卢约潜礼”。北宋上饶、永丰均隶属于信州上饶郡。卢约当为永州属官,而方志失载。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三三《澹山岩题名六十段》有其澹山岩题名:“绍圣元年甲戌九月七日,临川刘用之行可,帅永丰卢约潜礼,富川吴克礼子仁,同游零陵澹山岩,刘芑、卢景防侍行”,民国《零陵县志》卷十四同。

此刻尚存,惟左下角已被他刻打破,但未伤字。其位置较高,字大而刻划较浅,书者不详。宗需《零志补零》卷下著录此刻,“元祐癸酉三月八日”在前,王煦《省志》亦同。《零志补零》有1976年抄本,“邢恕”误作“刑恕”,刻本不误。

六 元祐八年四月十一日 朝阳岩题名 石刻不存,拓本未见

临川刘蒙咨明守零陵,原武邢恕和叔责监盐酒税,长沙从事南阳周玠元锡,沿徽过郡同钱,倅海陵阮之武子文,拣兵营道,置酒沧洲亭,遂游朝阳洞。是夕子文宿火星岩僧舍。元祐八年癸酉四月十一日。

周玠,字元锡,时任从事郎。《宋史·职官志》:承直郎、儒林郎、文林郎、从事郎、从政郎,从八品。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:“《通志·职官》失载周玠、阮之武二人。”

阮之武,字子文,海陵人,又署静海人。海陵、静海均在今江苏省境内。北宋泰州海陵郡,属县二:海陵、如皋。通州静海郡,属县二:静海、海门。阮之武时以右通直郎任通判永州军州事,见康熙四年《永州府志》卷四永州府历代官属表。

阮之武能诗,游观甚频,陆增祥谓“之武名屡见于永郡诸岩石刻”。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五十六有其题浯溪诗《绍圣甲戌阮之武诗》:“亭溪山号悉从吾,占得声光万古无,不似零陵柳司马,贬他好景乱名愚。”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一百

《九龙岩题刻四十一段》有《阮之武诗》。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三三《澹山岩题名六十段》有其澹山岩题名:“左朝奉大夫知州事刘蒙,右通直郎通判州事阮之武,躬阅口御书,同游管界,巡检张准,知零陵县事娄瑄,祁阳县令陈衍,东安县令徐处仁,零陵县尉陈宽夫与焉。绍圣改元仲秋十二日徐处仁题。”民国《零陵县志》卷十四同。《金石补正》、光绪《湖南通志》有其石塘寺石刻,言促黠蛮寇驻兵事。

此刻已不存,拓本未见。宗需《零志补零》卷下刻本“营道”误“莒道”,“海陵”误“舟陵”,1976年抄本“周玠”误“用玠”,光绪《零陵县志》误同。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八五作《刘蒙等再题名》云:“右刘蒙等再题名,瞿氏未见拓本,故仍县志之讹,宗氏似见之,而所录仍未更正,何邪?”引《湖南通志》:“宗《志》倅舟下当有脱字,莒道恐是营道之讹,阮之武时通判永州,见淡山岩刘蒙题名。”又引《留云龕金石审》:“倅字下当是海字,莒道实营道,未尚有记字。”

沧洲亭,不详所在。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:“沧洲亭,《永志》云在朝阳洞临江,而不详其建置之始。”

七 元祐八年十月十七日 石角山《小隐洞记》 石刻不存,拓本未见

予责官零陵岁余,不知有所谓石角者,一日,临川刘蒙咨明方守郡,约倅静海阮之武子文与予偕游。既至,未甚奇之,问其所以得名,盖自唐柳子厚始,窃怪何以得此于子厚也。已而搜索遍历,洞穴阴邃,石立丛攒,曾未咫尺,忽与尘隔,爽然清冷,醒入毛骨,相与睇焉,有不忍去之意,然后知前所以怪者非是,而昔人所以有取焉者为不诬也。洞昔未名,今名之曰小隐云。时宋元祐八年癸酉十月十七日辛酉原武邢恕和叔题。

石角山,在永州(今零陵)旧城东北,或曰五里,或曰十里。其命名出自柳宗元。山有小隐洞,其命名出自邢恕。

明弘治《永州府志》卷二《山川》:“在县东北一十里,连属十余小石峰,奇峭如画,柳宗元诗见后。”《明一统志》卷六十五:“石角山,在府城东北一十里,连属十余小石峰,奇峭如画,柳宗元尝游此赋诗。”康熙二十三年王元弼重修《零陵县志》卷二《山川·石角山》:“在城东北五里许,连络十余小峰,磊落如画。石上多宋人题识,柳侯有诗,惜无一片镌石。”《大清一统志》卷二百八十二:“永州:石角山,在零陵县东北十里,柳宗元诗‘石角恣幽步’,即此。《县志》山有小隐洞,极深邃。”康熙二十三年王元弼重修《零陵县志》载陈正谊《石角山小纪》曰:“山以石角名者,盖石在山之一角耶,或石自有其棱角耶?山石甚众,远望之如淡烟,如积霭;近即之,或林立,或峭露,皆石角也。角以表山之区也,抑以传石之神也。”

据清人所见,石角山题刻主要有神宗熙宁年间柳应辰与同僚的题名及唱和诗,以及神宗元丰年间项卫的题名。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一百四载《项卫等题名》有“石角亭,在零陵郡城之东五里,唐柳子厚之所命名也。……相与游其上,适意终日”诸语(民国《零陵县志》卷十四略同)。然宋以后曾一度荒凉,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附录《元金石偶存》于元代

仅录出二通石刻,《永州府志·名胜》亦载“旧多宋人题识,皆失传”。

小隐洞,在山何处不详。康熙四年《永州府志》卷八《山川》:“小隐洞,在石角山,洞极隐邃,石立攒丛,清冷爽然。”康熙三十三年《永州府志》卷三《山川》:“小隐洞,在石角山,洞极隐邃,清冷爽然。”嘉庆《零陵县志》卷十二《名胜》:“小隐洞,在石角山,洞极隐邃,清冷爽然,上有群石攒立,后一峰斜挂,若仙掌凌空。有王元弼诗。”王元弼字慎余,清奉天人,曾任零陵县令。康熙二十三年王元弼重修《零陵县志》卷二载王元弼《名胜记》曰:“洞在石角山,最深邃。洞上有群石攒立,日光照耀时,如群玉之在渊,浮动荡漾意。洞后一峰斜挂,又若仙掌凌空,玉露吞吐状。洞盖在峰下,远望之洞不见也,小隐之名或是欤?因系以诗:小隐西垂浅丘,洞门东去路悠悠,松杉不断青峦外,石骨排云万里秋。”

《柳河东集》中有《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》五古长诗,中有“久忘上封事”、“始惊陷世议”、“甯逐宦湘浦,摇心剧悬旌”诸语。

《小隐洞记》实为邢恕仅存的一篇文学文章。其文不计标点,白文共165字,除去书款共143字,与唐元结、柳宗元诸短记相类。

此篇全文见于记载,最早著录者为明洪武《永州府志》卷七,后载清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一百四《石角山题刻四段》,题为《邢恕小隐洞记》。又载光绪《湖南通志》卷二七二,题为《宋邢恕等小隐洞记》,文字与《金石补正》全同。最后著录者为民国二十年补刊《零陵县志》卷十四《艺文·金石》,题为《石角山邢恕题名》,文字稍有错讹。“不知有所谓石角者”一句漏“有”字,“然后知前所以怪者为非是”一句漏“前”、“为”二字。《金石补正》作者亲见拓本,《湖南通志》、《零陵县志》皆从之过录,故当以《金石补正》为准。

《小隐洞记》已收入1988年-1994年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《全宋文》第84册,“予谪官零陵”,“谪”当作“责”。笔者前谓该书失载,系误查,当更正。

关于《小隐洞记》,陆增祥初则惊叹:“右邢恕题记完好,无一字剥蚀,盖从未经捶榻者。《永志·名胜》云:山有洞曰小隐,极深邃,读此记知小隐之名始于邢恕,亦志乘所宜增纂也。”继又感慨:“右石角山题刻,前人未见。己巳夏余始属谭仲维搜得之。宗涤楼(即宗稷辰,著《永州金石略》一卷,在道光《永州府志》中)在永日久,其辑永志时广搜石刻,而于距城不远之区卒未过访,可讶也。余乃得未曾有,为之色喜。然恐尚有遗者,显晦固有时邪?案《湖南通志》,石角山在零陵东北十里,山有小洞,极深邃(《一统志》),连属十余小石峰,奇峭如画(《明统志》)。邢恕记所谓‘洞穴阴邃,石立丛攒’者,此也。”继而又称:“石角山石刻从未经人搜剔。”(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附录《元金石偶存》)其称颂惊奇之意,可以想见。

光绪《湖南通志》亦称《小隐洞记》:“《明统志》云在府城东北十里,连属十余小石峰,奇峭如画,柳宗元尝游此赋诗。此记言得名于子厚,又云石立丛攒,与《志》正合。《永志》云,县东北十里有石角山,山有洞曰小隐。读此记知小隐

之名始于邢恕,可与石角之名同纂入志也。”陆增祥惊喜《小隐洞记》,一则因其完好如新,一则因其书法可玩。关于此文书法,各书皆谓“正书十行”、“行楷书十行”,均不及《金石补正》为详。《金石补正》载其尺幅极详:“高二尺四寸,广一尺四寸五分,十行,行十七字,字径寸许,正书,时带行笔。”

石角山及小隐洞于2002年因修建公路被炸毁,仅余残壁。

八 元祐八年十二月十四日《题愚溪寄刻朝阳岩》诗 石刻尚存

溪流贯清江,湍濑亘百里。龙蛇几盘纤,雷雨忽奔驰。石渠状穿凿,怪力祖谁氏。

突如见头角,虎豹或蹲峙。横杠互枝拄,小艇俄纷委。苹藻翳泓澄,松竹荫厓洑。

两山束鸟道,侧岸数鱼尾。绿然阔深幽,梵宇叠危址。钟呗杂滩声,亭台森水底。

凭栏几游目,策杖时临履。酒杓间茶铛,棋枰延昼晷。放怀得天倪,清啸谢尘滓。

忽忘儿女缚,似接嬴秦子。顾予拙谋身,霜鬓飒垂耳。雅意在延龄,丹砂夙充饵。

焉得兹结庐,怅念远桑梓。

右题愚溪,寄刻朝阳岩石之左,元祐八年癸酉十二月丙辰,时谪零陵将去矣,原武邢恕和叔。

愚溪,初名冉溪,柳宗元更名愚溪,有“八愚”之称。《湖广通志》卷十一《永州府·零陵县》:“愚溪在城西一里。”康熙《永州府志》:“在城西河,愚丘、愚泉、愚沟、愚池、愚堂、愚亭、愚岛,并愚溪而为八,是为八愚。”柳宗元《愚溪诗序》:“予以愚触罪,谪潇水上。爱是溪……故更之为愚溪。……宁武子邦无道则愚,智而为愚者也;颜子终日不违如愚,睿而为愚者也。皆不得为真愚。今予遭有道,而违于理,悖于事,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。”

元祐九年改元为绍圣元年,春正月癸酉朔,则元祐八年十二月丙辰为十四日。

《全宋诗》题为《题愚溪》,注云录自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八五。“怪”字下《全宋诗》注:“下原衍物字,据《湖南通志》卷一六四删。”

按此诗摩崖石刻尚存,在永州朝阳岩,字迹清晰,完好如新。诗之内容为咏愚溪,有序三十六字,明言在朝阳岩者为“寄刻”,故诗题应为“愚溪诗寄刻朝阳岩并序”。《全宋诗》既见《湖南通志》及《金石补正》,则已见邢恕诗序而删之。

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八五《朝阳岩题刻廿四段·邢恕题愚溪诗》:“右邢恕《愚溪诗》,寄刻朝阳岩,《通志》失采,《永志》未录。其诗云,见《名胜志》,检以校之,清啸作清肃,或刊刻之讹也。……又《通志·山川》内载此作《朝阳洞诗》,盖已寄刻而误也。状作伏,枝作栋,深幽作深山,啸作肃,儿女作女儿,均误。”

按陆氏所校,《全宋诗》已据改。据《湖南通志》校一字亦是。但“石横渠状穿凿”一句原文无“横”字,是《全宋诗》又误衍。而“枝柱”、“梵宇”、“帐念”等处《金石补正》亦误,

《全宋诗》皆因袭其误。

以石刻校诸书,康熙四年《永州府志》卷二十三《艺文六》:标题误作《朝阳洞》。状误伏。枝拄误栋柱。深幽误溪出。清啸误清肃。霜鬓误霜髻。充饵误克饵。文中并缺十七字。

康熙三十三年《永州府志》卷三《山川》:在朝阳岩下,径称邢恕诗。状误伏。枝拄误栋柱。两山误两出。数鱼尾误瞰鱼尾。钟呗误钟阻。凭栏误凭槛。间茶铛误间茶铛。幽误出。清啸误清肃。霜鬓误霜髻。嘉庆《零陵县志》卷十二《名胜》:状误仗,枝拄误栋柱,纷委误纠委,深幽误溪出,清啸误清肃,霜鬓误霜髻。光绪《湖南通志》卷二七二:宋邢恕题愚溪诗:状字不误,横杠不误,枝拄误枝拄,鱼尾误作鱼,梵字不误,清啸不误,霜鬓不误。有邢恕诗序,及引《金石补正》谓邢恕别有“濯足临澄碧”诗。

邢恕此诗为仄韵五古格律,其才情可以概见。又其书法流利隽秀,《金石补正》引《留云龕金石审》谓:“行书十四行,字参子瞻(苏轼)、君谟(蔡襄)之体。”

元祐八年九月,高太后崩,哲宗亲政,章惇回京,邢恕被招还。此诗“羸秦子”一语,典出刘向《列仙传》:“箫史者,秦缪公时人也,善吹箫。缪公有女号弄玉,好之,公遂以妻之。遂教弄玉作凤鸣。居数十年,吹似凤声,凤皇来止其屋,为作凤台,夫妇止其上,不下数年,一旦皆随凤皇飞去。”观其诗句“雅意在延龄”及“怅念远桑梓”,措辞属意出处进退之际,本土大夫所常言。而“时滴零陵将去矣”一语,当是临行寄刻时所加,其踌躇满志之态,亦足见性情云。

九 元祐八年《题华严岩》诗 石刻不存,仅存拓本

一簇僧房路屈盘,不踰城郭到林峦。何人为假丹青手,写入轻绡挂壁看。

元祐八年邢恕和叔

华严岩,拓本原作“花嚴巖”。在永州旧城南。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五十六:“华严岩,在州南三里,有寿圣院,傍岩碑刻略遍。”《湖广通志》卷十一《永州府·零陵县》:“华严岩在府儒学后,唐为石门精室,柳宗元有诗。”岩侧有佛寺名寿圣院,又称华岩广福寿圣寺。弘治《永州府志》卷三:“华岩广福寿圣寺在郡学东,即柳子厚所题石门精室之故基,岩前多有名贤石刻,今府学尊道亭是也。”

《全宋诗》注云录自王昶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三二。题下有注“元祐八年”。“一”字下《全宋诗》注:“原缺,据《金石补正》卷八八补”。

按“华严岩”非题,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八八《华严岩题刻十七段》作邢恕诗(陆氏原注:“元祐八年,《萃编》录、《萃编》已载”)《题华严岩》(陆氏原注:“此行在诗前,低一格,王氏失载”)。

以拓本与诸书互校,诗题拓本作《题华严岩》。华严岩三字,《全宋诗》作“華嚴巖”,拓本原作“花嚴巖”。《通志》、《永志》俱缺诗题一行。清吴式芬《攷古录》卷十二作“邢恕题华严岩诗”。“一簇”,拓本实从“艸”作“一簇”,各本“簇”俱作“簇”。“屈盘”,拓本如此,《全宋诗》不误。康熙三十三年

年《永州府志》卷三《山川》、嘉庆《零陵县志》卷十二及民国《零陵县志》,“盘”作“蟠”。“挂壁看”,拓本如此,《全宋诗》不误。康熙三十三年《永州府志》卷三《山川》、嘉庆《零陵县志》卷十二及民国《零陵县志》,“看”作“间”。

拓本有署款“元祐八年邢恕和叔”,无月日,姑系于此。邢恕又有元祐九年(绍圣元年)与刘蒙同游华严岩题名(详见下文)。

此诗款式,王昶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三二“零陵县华严岩诗刻四段”邢恕诗刻注:“横广二尺三寸五分,高一尺四寸,八行,行五字,行书。”所述与拓本同。又此篇书法,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八八引《留云龕金石审》:“较他刻恕书稍大,结构懒散,不如其小者。”

据方志所载华严岩题名,元祐九年正月邢恕曾再度与知州刘蒙同游华严岩。

按此诗石刻已随华严岩被毁。1959年东门岭居委会在岩侧办石灰厂,炸山取石,全岩轰毁,荡然无存。

今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墨本,当是清代或民国所拓。

十 朝阳岩《独游偶题》诗 石刻尚存

颓然一睡足,岩溜尚潺湲,面几即山郭,寂无人世喧。

《全宋诗》注云录自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八五。

此诗石刻尚存朝阳岩,完好如新。

石刻与诸书互校,石刻原有诗题作《独游偶题》,康熙三十三年《永州府志》卷二十三《艺文》题为《独游朝阳岩偶题》,清吴式芬《攷古录》卷十二题为《朝阳岩邢恕独游偶题诗》,诗题均为编者后加。“郎山郭”,陆氏原书作“即山郭”。康熙四年、三十三年《永州府志》、民国《零陵县志》均作“即”,《全宋诗》误作“郎”。“人世喧”,民国《零陵县志》据《潜辔堂金石文跋尾》误作“世人喧”。

此诗无年月,姑系于元祐九年之前。

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八五《朝阳岩题刻廿四段·邢恕独游诗》:“右刻在流香洞,右当与《愚溪诗》同时所刻。”按二诗并不同时。邢恕朝阳岩题刻凡十见,其中七处有年月,最早为元祐七年九月二十日,最晚即《题愚溪》诗为元祐九年正月十四日,此诗既题独游,当在期间而独具月日。

此诗文意,在以山水自遣,知山崖能慰己也。其书法较《题愚溪》稍粗放,《留云龕金石审》谓“行书五行,极似苏轼”。

十一 朝阳岩《朝阳岩》诗 石刻不存,拓本未见

岩巖风雨落泉声,岩下江流见底清,夹岸松筠倒流影,炊烟渔父近寒城。

《全宋诗》注云录自清卞宝第光绪《湖南通志》卷九,题为《朝阳岩绝句》,与“濯足临澄碧”一首(详见下文)合而为一。按此当作二首。嘉庆《零陵县志》卷十五《艺文》题为《朝阳岩》。“濯足临澄碧”一首题为《再游朝阳岩》。

明弘治《永州府志》卷六、康熙三十三年《永州府志》卷二十三《艺文》及嘉庆《零陵县志》卷十五《艺文》“岩巖”、“岩下”俱作“崖巖”、“崖下”,“流影”俱作“疎影”。康熙三十三年《永州府志》“炊烟渔父”作“炊灯渔火”。嘉庆《零陵

县志》“炊烟渔父”作“炊灯渔火”。

二诗石刻今朝阳岩均不见。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亦未见著录,或者如土著所言,崩落江水中矣。

按潇湘渔火为古来奇致,而亦实有所指。钱邦芭《潇湘赋》“或夜渔之方出,又火照而网张”,自注:“湘中渔人每夜中用火照捕鱼”。观此亦可见邢恕寂寞贬所、流连至晚之意。

此诗无年月,姑系于元祐九年之前。

十二 朝阳岩《再游朝阳岩》诗 石刻不存,拓本未见

濯足临澄碧,和云卧石室。浙沥天风生,披襟当呼吸。

《全宋诗》注云录自清卞宝第光绪《湖南通志》卷九,题为《朝阳岩绝句》,与“岩巅风雨落泉声”一首合而为一。按此当作二首。嘉庆《零陵县志》卷十五《艺文》题为《再游朝阳岩》,“和云”作“和雪”,“浙沥天风生”作“浙浙大风生”。

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八五《朝阳岩题刻廿四段·邢恕独游诗》注:“《通志·山川》内载此尚有一首云:‘濯足临澄碧,和云卧石室。浙沥天风生,披襟当呼吸。’石本无之,或别有一刻也。”知清代诗已不存,陆氏亦未见也。

此诗无年月,姑系于元祐九年之前。按邢恕朝阳岩三首均无年月,《独游偶题》揣测文句有初来寂寞之意,故编在前,此诗题再游,故编在后。

十三 元祐九年(绍圣元年)正月初五日 华严岩题名 石刻不存,拓本未见

临川刘蒙咨明,静海阮之武子文,原武邢恕和叔,同游华严岩。宋元祐甲戌正月丁丑和叔题。

绍圣元年正月癸酉朔,丁丑为初五日。按此年四月改元。光绪《湖南通志》引《金石补正》:“元祐甲戌即绍圣元年也,四月改元,故正月尚称元祐。”

此刻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三二“零陵县华严岩题名八段”未载。嘉庆《零陵县志》卷十五作:“元祐甲戌正月丁丑,临川刘蒙咨明,原武邢恕和叔同游题记。”民国《零陵县志》卷十三题名文字全同,注:“王煦等省《志》云右刻见零陵宗《志》。宗志脱阮之武子文五字,以年月置前。”

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八八《华严岩题刻十七段》作《刘蒙等题名》,注:“《通志》未见此刻,据零陵县宗《志》录之,而舛错甚多,脱‘静海’八字,‘华严岩’、‘宋’四字,并以‘元祐’八字置于‘临川’之上,‘题’字下误多‘记’字,其上又脱‘和叔’二字。”

此刻为邢恕书。陆氏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载其尺幅“高

一尺一寸,广七寸,五行,行七字八字,字径寸许,行书”,当由亲见。今岩已毁,拓本未见。

十四 元祐九年(绍圣元年)正月 浯溪诗 石刻尚存,有磨泐

归舟一夜泊浯溪,晓雨丝丝不作泥。指点苍崖访遗刻,更磨苔藓为留题。

元祐九年正月原武邢恕和叔。

《全宋诗》注云录自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九〇。“指点”作“口石”,注:“《宋诗纪事》卷二六作指点。”“更磨”下注:“二字原缺,据《宋诗纪事》补。”

此诗石刻尚存永州祁阳浯溪,无题,每句一行,稍磨泐。第一句缺“一夜”之“夜”字,第二句“丝丝”作“丝々”,第三句缺“指点”二字,第四句缺“更磨”二字。

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九〇无题,有署款“元祐九年正月原武邢恕和叔”,与石刻合。

《浯溪志》、《祁阳县志》题作《游浯溪》,《县志》“晓雨”误作“晚雨”,“原武”误作“阳武”。按邢恕里籍,《宋史》本传作郑州阳武,《县志》之误当由此而起。

王昶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三二《华严岩诗刻四段》:“邢恕元祐八年所题,时恕方责监永州酒,考《浯溪集》有恕《游浯溪》一绝,其留题华严当即同此游也。”按《浯溪志》最早为宋代浯溪中宫寺僧景万所编《浯溪集》。景万为浯溪诗僧,北宋末南宋初人,字致一,生卒年、俗姓籍贯及生平履历均不详。其后有明陈斗编《订补浯溪集》二卷,陈斗字民仰,祁阳人,曾官永宁县主簿。知邢恕此诗曾收录集中,但王氏谓此诗与留题华严岩者同时,非是。

浯溪在今永州祁阳县。康熙四年《永州府志》祁阳县:“浯溪在县治南五里,水自双井发源,绕漫郎宅书院前,过渡香桥,下入于湘江。异石特出,悬崖十仞。”唐元结《浯溪铭序》:“浯溪在湘水之南,北汇于湘,爱其胜异,遂家溪畔。溪世无名称者也,为自爱之,故命曰浯溪,铭于溪口。”

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卷九〇引《留云龕金石审》:“案元祐八年九月,宣仁皇后崩,是年四月即改元绍圣。恕于改元之前已被召命得归,女虞舜亡而共驩,窃喜消长治乱之机已见于此,观乎此诗,所谓‘晓雨丝丝不作泥’者,其希恩冒宠之心毕著矣。”

此诗为邢恕真迹,其书法,《祁阳志》谓为“黄山谷体,清秀可喜”。